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13位ISBN编号：9787802443976

10位ISBN编号：780244397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现代出版社

作者：孟繁华 编

页数：4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1978年到2008年，是我们亲历的文学三十年。

此时，回望三十年来文学的发展和变化，用“喜忧参半”或“感慨万端”已不足以表达我们此时心情的全部复杂性。

对这三十年文学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说法不绝于耳。

事实上，对一个时段文学的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恰当或公允的评价肯定还需要时日。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从文体方面考察，我认为中篇小说是最有可能代表这三十年高端文学成就的文体。

它的数量之多、质量的相对稳定，都是其他文体难以比较的。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内容概要

1978年到2008年，是我们亲历的文学三十年。

此时，回望三十年来文学的发展和变化，用“喜忧参半”或“感慨万端”已不足以表达我们此时心情的全部复杂性。

对这三十年文学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说法不绝于耳。

事实上，对一个时段文学的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恰当或公允的评价肯定还需要时日。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从文体方面考察，我认为中篇小说是最有可能代表这三十年高端文学成就的文体。

它的数量之多、质量的相对稳定，都是其他文体难以比较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篇小说在大型文学刊物的推动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为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

这也是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

当然，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不变”，这个“不变”是指对文学信念的坚持和对文学基本价值的理解。

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中篇小说书写了什么，都不能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

因此，三十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

作者简介

孟繁华，山东邹县人，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

主要著作有《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想象的盛宴》《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众神狂欢》中文、韩国文版等十余部；与人主编有《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50年》《当代文学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主编有《90年代文存》《先锋写作文丛》《短篇王》（书系）《布老虎中篇书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评论文章300余篇，300余万字。

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媒曾发表过对其研究的评论和介绍。

获文学奖项多种。

现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研究。

书籍目录

序 一个文体和一个文学时代人生黑骏马棋王小鲍庄红高粱伏羲伏羲黄金时代永远有多远玉米那儿备
目

章节摘录

人生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

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柳青 上篇 第一章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

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蹿着。

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

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

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这时候，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教师的独生儿高加林，正光着上身，从村前的小河里蹚水过来，几乎是跑着向自己家里走去。

他是刚从公社开毕教师会回来的，此刻，浑身大汗淋漓，汗衫和那件漂亮的深蓝的确良夏衣提在手里，匆忙地进了村，上了硷畔，一头扑进了家门。

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

他父亲正赤脚片儿蹲在炕上抽旱烟，一只手悠闷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白胡子。

他母亲颠着小脚往炕上端饭。

老两口见儿子回来，两张核桃皮皱脸立刻笑得像两朵花。

他们显然庆幸儿子赶在大雨之前进了家门。

同时，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

老父亲立刻凑到煤油灯前，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一朵灯花，满窑里立刻亮堂了许多。

他喜爱地看着儿子，嘴张了几下，也没有说出什么来。

老母亲赶紧把端上炕的玉米面馍又重新端下去，放到锅台上，开始张罗着给儿子炒鸡蛋，烙白面饼；她还用她那爱得过分的感情，跌跌撞撞走过来，把儿子放在炕上的衫子披在他汗水直淌的光身上，嗔怒地说：“二杆子！

操心凉了！

”高加林什么话也没说。

他把母亲披在他身上的衣服重新放在炕上，连鞋也没脱，就躺在了前炕的铺盖卷上。

他脸对着黑洞洞的窗户，说：“妈，你别做饭了，我什么也不想吃。

”老两口的脸顿时又都恢复了核桃皮状，不由得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都在心里说：娃娃今儿个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不畅快？

一道闪电几乎把整个窗户都照亮了，接着，像山崩地陷一般响了一声可怕的炸雷。

听见外面立刻刮起了大风，沙尘把窗户纸打得啪啪价响。

老两口愣怔地望着半天儿子的背影，不知他倒究怎啦？

“加林，你是不是身上不舒服？

”母亲用颤音问他，一只手拿着舀面瓢。

“不是……”他回答。

“和谁吵架啦？

”父亲接着母亲问。

“没……” “那倒究怎啦？

”老两口几乎同时问。

唉！

加林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啊！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他每次从城里回来，总是给他们说长道短的，还给他们带一堆吃食：面包啦，蛋糕啦，硬给他们手里塞；说他们牙口不好，这些东西又有“养料”，又绵软，吃到肚子里好消化。

今儿个显然发生什么大事了，看把娃娃愁成个啥！

高玉德看了一眼老婆的愁眉苦脸，顾不得抽烟了。

他把烟灰在炕栏石上磕掉，用挽在胸前纽扣上的手帕揩去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身子往儿子躺的地方挪了挪，问：“加林，倒究出了什么事啦？

你给我们说说嘛！

你看把你妈都急成啥啦！

”高加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身体沉重得像受了重伤一般。

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父母亲，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开口说：“我的书教不成了……”

”老两口同时惊叫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也合不拢了。

加林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说：“我的民办教师被下了。

今天会上宣布的。

”“你犯了什么王法？

老天爷呀……”老母亲手里的舀面瓢一下子掉在锅台上，摔成了两瓣。

“是不是减教师哩？

这儿年民办教师不是一直都增加吗？

怎么一下子又减开了？

”父亲紧张地问他。

“没减……”“那马店学校不是少了，一个教师？

”他母亲也凑到他跟前来了。

“没少……”“那怎能没少？

不让你教了，那它不是就少了？

”他父亲一脸的奇怪。

高加林烦躁地转过脸，对他父母亲发开了火：“你们真笨！

不让我教了，人家不会叫旁人教？

”老两口这下子才恍然大悟。

他父亲急得用瘦手摸着赤脚片，偷声缓气地问：“那他们叫谁教哩？

”“谁？

谁！

再有个谁！

二三星！

”高加林又猛地躺在了铺盖上，拉了被子的一角，把头蒙起来。

老两口一下子木然了，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

这时候，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

窗户纸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

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在一片混乱中。

高加林仍然蒙着头。

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要掉下来了，老汉也顾不得去揩；那只粗糙的手再也顾不得悠闲地捋下巴上的那撮白胡子了，转而一个劲地摸着赤脚片儿。

他母亲身子佝偻着伏在炕栏石上，不断用围裙擦眼睛。

窑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锅台后面那只老黄猫的呼噜声。

外面暴风雨的喧嚣更猛烈了。

风雨声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声音——这是山洪从河道里涌下来了。

足足有一刻钟，这个灯光摇晃的土窑洞失去了任何生气，三个人都陷入难受和痛苦中。

这个打击对这个家庭来说显然是严重的。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对于高加林来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

虽然这几年当民办教师，但这个职业对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

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

可是现在，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

此刻，他躺在这里，脸在被角下面痛苦地抽搐着，一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对于高玉德老两口子来说，今晚上这不幸的消息就像谁在他们的头上敲了一棍。他们首先心疼自己的独生子：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受过苦，嫩皮嫩肉的，往后漫长的艰苦劳动怎能熬下去呀！

再说，加林这几年教书，挣的全劳力工分，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并不紧巴。

要是儿子不教书了，又急忙不习惯劳动，他们往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他们老两口都老了，再不像往年，只靠四只手在地里刨挖，也能供养儿子上学“求功名”。

想到所有这些可怕的后果，他们又难受，又恐慌。

加林他妈在无声地啜泣；他爸虽然没哭，但看起来比哭还难受。

老汉手把赤脚片摸了半天，开始自言自语叫起苦来：“明楼啊，你精过分了！

你能过分了！

你强过分了！

仗你当个大队书记，什么不讲理的事你都敢做嘛！

我加林好好的教了三年书，你三星今年才高中毕业嘛！

你怎好意思整造我的娃娃哩？

你不要理了，连脸也不要了？

明楼！

你做这事伤天理哩！

老天爷总有一天要睁眼呀！

可怜我那苦命的娃娃啊！

啊嘿嘿嘿嘿……”高玉德老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两行浑浊的老泪在皱纹脸上淌下来，流进了下巴上那一撮白胡子中。

高加林听见他父母亲哭，猛地从铺盖上爬起来，两只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

他对父母吼叫说：“你们哭什么！

我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

”说罢他便一纵身跳下炕来。

这一下子慌坏了高玉德，他也赤脚片跳下炕来，赶忙捉住了儿子的光胳膊。

同时，他妈也颠着小脚绕过来，脊背抵在了门板上。

老两口把光着上身的儿子堵在了脚地当中。

高加林急躁地对慌了手脚的两个老人说：“哎呀呀！

我并不是要去杀人嘛！

我是要写状子告他！

妈，你去把书桌里我的钢笔拿来！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高玉德听见儿子说这话，比看见儿子操起家具行凶还恐慌。他死死按着儿子的光胳膊，央告他说：“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哩！公社、县上都踩得地皮响。你告他，除什么事也不顶，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争不得这口气了；你还嫩，招架不住人家的打击报复。你可千万不能做这事啊……”他妈也过来扯着他的另一条光胳膊，接着他爸的话，也央告他说：“好我的娃娃哩，你爸说得对对的！高明楼心眼子不对，你告他，咱这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高加林浑身硬得像一截子树桩，他鼻子口里喷着热气，根本不听二老的规劝，大声说：“反正这样活受气，还不如和他狗日的拼了！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哩，咱这人活成个啥了！我不管顶事不顶事，非告他不行！”他说着，竭力想把两条光胳膊从四只衰老的手里挣脱出来。但那四只手把他抓得更紧了。两个老人哭成一气。他母亲摇摇晃晃的，几乎要摔倒了，嘴里一股劲央告说：“好我的娃娃哩，你再犟，妈就给你下跪呀……”高加林一看父母亲的可怜相，鼻子一酸，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头痛苦地摇了几下，说：“妈妈，你别这样，我听你们的话，不告了……”两个老人这才放开儿子，用手背手掌擦拭着脸上的泪水。高加林身子僵硬地靠在炕栏石上，沉重地低下了头。外面，虽然不再打闪吼雷，雨仍然像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河道里传来像怪兽一般咆哮的山洪声，令人毛骨悚然。他妈见他平息下来，便从箱子里翻出一件蓝布衣服，披在他冰凉的光身上，然后叹了一口气，转到后面锅台上给他做饭去了。他父亲摸索着装起一锅烟，手抖得划了十几根火柴才点着——而忘记了煤油灯的火苗就在他的眼前跳荡。他吸了一口烟，弯腰弓背地转到儿子面前，思思谋谋地说：“咱千万不敢告人家。可是，就这样还不行……是的，就这样还不行！”他决断地喊叫说。高加林抬起头来，认真地听父亲另外还有什么惩罚高明楼的高见。高玉德头低倾着吸烟，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扬起那饱经世故的庄稼人的老皱脸，对儿子说：“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哩！”他又转过白发苍苍的头，给正在做饭的老伴嘱咐：“加林他妈，你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里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啊！唉！说来说去，咱加林今后的前途还要看人家照顾哩！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哩……加林妈，你听见了没？”“嗯……”锅台那边传来一声几乎是哭一般的应承。泪水终于从高加林的眼里涌出来了。他猛地转过身，一头扑在炕栏石上，伤心地痛哭起来。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河道里山洪的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得这个夜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了…… 第二章 高加林醒来以后，他自己并不知道时光已经接近中午了。

近一个月来，他每天都是这样，睡得很早，起得很迟。其实真正睡眠的时间倒并不多；他整晚整晚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从绞得乱翻翻的被褥看来，这种痛苦的休息简直等于活受罪。只是临近天明，当父母亲摸索着要起床，村里也开始有了嘈杂的人声时，他才开始迷糊起来。他蒙咙地听见母亲从院子里抱回柴火，叭哒叭哒地拉起了风箱；又听见父亲的瘸腿一轻一重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收拾出山的工具，并且还安咐他母亲给他把饭做好一点……他于是就眼里噙着泪水睡着了。

现在他虽然醒了，头脑仍然是昏沉沉的。睡是再睡不着了，但又不想爬起来。

他从枕头边摸出剩了不多几根的纸烟盒，抽出一支点着，贪婪地吸着，向土窑顶上喷着烟雾。他最近的烟瘾越来越大了，右手的两个手指头熏得焦黄。可是纸烟却没有了一——准确地说，是他没有买纸烟的钱了。当民办教师时，每月除过工分，还有几块钱的补贴，足够他买纸烟吸的。

接连抽了两支烟，他才感到他完全醒了。本来最好再抽一支更解馋，但烟盒里只剩了最后一支——这要留给刷牙以后享用。

他开始穿衣服。每穿完一件，总要愣怔半天，才穿另一件。

好长时间他才磨磨蹭蹭下了炕，在水瓮里舀了一勺凉水往干毛巾上一浇，用毛巾中间湿了的那一小片对付着擦擦肿胀的眼睛。

然后他舀一缸子凉水，到院子里去刷牙。

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啊！

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

雪白的云朵静静地飘浮在空中。

大川道里，连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面的老牛山下。

川道两边的大山挡住了视线，更远的天边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

向阳的山坡大部分是麦田，有的已经翻过，土是深棕色的；有的没有翻过，被太阳晒得白花花的，像刚熟过的羊皮。

所有麦田里复种的糜子和荞麦都已经出齐，泛出一层淡淡的浅绿。

川道上下的几个村庄，全都罩存枣树的绿荫中，很少看得见房屋；只看见每个村前的打麦场上，都立着密集的麦秸垛，远远望去像黄色的蘑菇一般。

他的视线被远处一片绿色水潭似的枣林吸引住了。

他怕看见那地方，但又由不得不看。

在那一片绿荫中，隐隐约约露出两排整齐的石窑洞。

那就是他曾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学校。

这学校是周围几个村子共同办的，共有一百多学生，最高是五年级，每年都要向城关公社中学输送一批初中学生。

高加林一直当五年级的班主任，这个年级的算术和语文课也都由他代。

他并且还给全校各年级上音乐和图画课——他在那罩曾县一个很受尊重的角色。

别了，这一切！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

编辑推荐

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

这也是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

当然，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不变”，这个“不变”是指对文学信念的坚持和对文学基本价值的理解。

《1978-2008中国优秀中篇小说》更是您不能错过的经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